張子正蒙注

自敘

境識生則患不得熟則患失之與其失之也甯不得此予所知而自懼者也五十以前不得者多矣五十以後未敢謂得一往每幾於失中間不無力爲檃括而檃括之難予自知之抑自提之

詩言志又曰詩以道性情賦亦詩之一也人苟有志死生以之性亦自定情不能不因時爾楚人之謂葉公子高一曰君胡胄一曰君胡不胄云胄云不胄皆情之至者也葉公子高處此殆有難言者甲寅以還不期身遇之或謂予胡胄或謂予胡不胄皆愛我者誰知予情予且不能自言

況望知者哉

此十年中別有柳岸吟欲遇一峯白沙定山於流連駘宕中學詩幾四十年自應舍旃以求適於柳風桐月則與馬班顏謝了不相應固其所已彼體自張子壽感遇開之先朱文公遂大振金玉竊謂使彭澤能早知此當不僅爲彭澤矣阮步兵髣髴此意而自然別爲酒人故和阮和陶各如其量止於阮陶之邊際不能欺也庚申上巳湘西艸堂記

序論

謂之正蒙者養蒙以聖功之正也聖功久矣大矣而正之惟其始蒙者知之始也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其始不正未有能成章而達者也或疑之曰古之大學造之以詩書禮樂迪之以三德六行皆日用易知簡能之理而正蒙推極夫窮神知化達天德之蘊則疑與大學異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以是養蒙恐未能猝喻而益其疑則請釋之曰大學之教先王所以廣教天下而納之軌物使賢者即以之上達而中人以之寡過先王不能望天下以皆聖故堯舜之僅有禹皐陶湯之僅有伊尹萊朱

文王之僅有太公望散宜生其他則德其成人造其小子不强之以聖功而俟其自得非有吝也正蒙者以奬大心者而使之希聖所繇不得不異也抑古之爲士者秀而未離乎其樸下之無記誦詞章以取爵祿之科次之無權謀功利苟且以就功名之術其尤正者無狂思陋測蕩天理蔑彝倫而自矜獨悟如老聃浮屠之邪說以誘聰明果毅之士而生其逸獲神聖之心則但習於人倫物理之當然而性命之正自不言而喻至于東周而邪慝作矣故夫子贊易而闡形而上之道以顯諸仁而藏諸用而孟子推生物一本之理以極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所繇生大學之

道明德以修己新民以治人人道備矣而必申之曰止於至善不知止至善則不定不靜不安而慮非所慮未有能得者也故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所志者知命耳順不踰之矩也知其然者志不及之則雖聖人未有得之於志外者也故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宜若登天而不可使逸獲於企及也特在孟子之世楊墨雖盈天下而儒者猶不屑曲吾道以證其邪故可引而不發以需其自得而自漢魏以降儒者無所不淫苟不抉其躍如之藏則志之搖搖者差之黍米而已背之霄壤矣此正蒙之所繇不得不異也宋自周子出而始

發明聖道之所繇一出於太極陰陽人道生化之終始二程子引而伸之而實之以靜一誠敬之功然游謝之徒且歧出以趨於浮屠之蹊徑故朱子以格物窮理爲始教而檃括學者於顯道之中乃其一再傳而後流爲雙峯勿軒諸儒逐跡躡影沈溺於訓詁故白沙起而厭棄之然而遂啟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聖之邪說其究也爲刑戮之民爲閹賊之黨皆爭附焉而以充其無善無惡圓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則中道不立矯枉過正有以啟之也人之生也君子而極乎聖小人而極乎禽獸然而吉凶窮達之數於此於彼未有定焉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

死則爲善爲惡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下焉者何非蕩棄彝倫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恥之心而厭焉者則見爲寄生兩間去來無準惡爲贅疣善亦弁髦生無所從而名義皆屬漚瀑兩滅無餘以求異於逐而不返之頑鄙乃其究也不可以終日則又必佚出猖狂爲無縛無礙之邪說終歸於無忌憚自非究吾之所始與其所終神之所化鬼之所歸效天地之正而不容不懼以終始惡能釋其惑而使信於學故正蒙特揭陰陽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當百順之大經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之謂道天之外無道氣之外無神神之外無化死

不足憂而生不可罔一瞬一息一宵一晝一言一動赫然在出王游衍之中善吾伸者以善吾屈然後知聖人之存神盡性反經精義皆性所必有之良能而爲職分之所當修非可以見聞所及而限爲有不見不聞而疑其無偷用其蕞然之聰明或窮大而失居或卑近而自蔽之可以希覬聖功也嗚呼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學之興於宋也周子得二程子而道著程子之道廣而一時之英才輻輳於其門張子斅學於關中其門人未有殆庶者而當時鉅公耆儒如富文司馬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隱居

而末繇相爲羽翼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與邵康節之數學相與頡頏而世之信從者寡故道之誠然者不著貞邪相競而互爲畸勝是以不百年而陸子靜之異說興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說熺其以朱子格物道問學之教爭貞勝者猶水之勝火一盈一虛而莫適有定使張子之學曉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於始則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陸子靜王伯安之蕞然者亦惡能傲君子以所獨知而爲浮屠作率獸食人之倀乎周易者天道之顯也性之藏也聖功之牖也陰陽動靜幽明屈伸誠有之而神行焉禮樂之精微存焉鬼神之化裁出焉仁義之大用興焉

治亂吉凶生死之數準焉故夫子曰彌綸天下之道以崇德而廣業者也張子之學無非易也即無非詩之志書之事禮之節樂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論孟之要歸也自朱子處學者之騖遠而忘邇測微而遺顯其教門人也以易爲占筮之書而不使之學蓋亦矯枉之過幾令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繼天立極扶正人心之大法下同京房管輅郭璞賈耽王逋奇偶之小技而張子言無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經研幾精義存神以綱維三才貞生而安死則往聖之傳非張子其孰與歸嗚呼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張子之功又豈非疏洚水之歧流引萬派而歸墟使斯人去昏墊而

履平康之坦道哉是匠者之繩墨也射者之彀率也雖力之未逮養之未熟見爲登天之難不可企及而志於是則可至焉不志於是未有能至者也養蒙以是爲聖功之所自定而邪說之淫蠱不足以亂之矣故曰正蒙也衡陽王夫之論

宋史張子本傳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日具酒食召鄉人高

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熙甯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末殺其罪還朝即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

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
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
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鬼神其
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宅
里發斂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
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言其論政治略
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
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
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
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為關中士

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書號正蒙又作西銘（銘卽乾稱篇首）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學者至今尊其書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明公淳祐元年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

張子正蒙注目錄

卷一上
太和篇
卷一下
參兩篇
卷二上
天道篇
卷二下
神化篇
卷三上

動物篇
卷三下
誠明篇
卷四上
大心篇
卷四下
中正篇
卷五上
至當篇
卷五下

作者篇
卷六上
三十篇
卷六下
有德篇
卷七上
有司篇
卷七下
大易篇
卷八上

樂器篇
卷八下
王禘篇
卷九上
乾稱篇上
卷九下
乾稱篇下

張子正蒙注卷一上　船山遺書二十八

衡陽王夫之譔

太和篇

此篇首明道之所自出物之所自生性之所自受而作聖之功下學之事必達於此而後不爲異端所惑蓋卽太極圖說之旨而發其所函之藴也

太和所謂道

太和和之至也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卽所謂太極也陰陽異撰而其絪縕於太虛之中合同而不相悖害渾淪無閒和之至矣未有形器之先本無不和旣有形器之後其和不失故曰太和

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

涵如水中涵影之象中涵者其體是生者其用也輕者浮重者沈親上者升親下者降動而趨行者動動而赴止者靜皆陰陽和合之氣所必有之幾而成乎情之固然猶人之有性也絪縕太和未分之本然相盪其必然之理勢勝負因其分數之多寡乘乎時位一盈一虛也勝則伸負則屈勝負屈伸衰王死生之成象其始則動之幾也此言天地人物消長死生自然之數皆太和必有之幾

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

來謂始動而化之初究謂已成形體也幾微氣之初動易簡者唯陽健陰順而已廣大品物流形堅固體成而不易毁也乾坤有體則必生用用而還成其體體靜而用動故曰靜極而動動極而靜動靜無端

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

太和本然之體未有知也未有能也易簡而已而其所涵之性有健有順故知於此起法於此效而大用行矣

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

太和之中有氣有神神者非他二氣清通之理也不可

象者即在象中陰與陽和氣與神和是謂太和人生而物感交氣遂於物役氣而遺神神爲使而迷其健順之性非其生之本然也

不知野馬絪緼不足謂之太和敔按野馬者天之氣神絪緼者天之神

此言體道者不於物感未交喜怒哀樂未倚之中合氣於神合神於性以健順五常之理融會於清通生其變化而有滯有息則不足以肖太和之本體而用亦不足以行矣敔按清通者心之神變化者心之化

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

見貞證之於心也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

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之謂也健順合而太和其幾必動氣以成形神以居理性因具足於神氣之中天地之生人物人之肖德於天地者唯此而已矣

不如此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待其已感因事而效能者才也智則灼見道體而知無不起法無不效矣敬按知道見易始謂之智智不足而恃才雖美如周公亦不足稱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

於太虛之中具有而未成乎形氣自足也聚散變化而其本體不爲之損益敬按理具陰陽陰陽具理理氣渾然是爲本體

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

日月之發斂四時之推遷百物之生死與風雨露雷乘時而興乘時而息一也皆客形也有去有來謂之客發斂謂日月出入之道

至靜無感性之淵源

於物感未交至靜之中健順之性承於天者固有不失有本而不窮

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

識知者五常之性所與天下相通而起用者也知其物乃知其名知其名乃知其義不與物交則心具此理而

名不能言事不能成赤子之無知精未徹也愚蒙之無知物不審也自外至曰客

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唯盡性者一之

靜而萬理皆備心無不正動而本體不失意無不誠盡性者也性盡則生死屈伸一貞乎道而不撓太虛之本體動靜語默一貞乎仁而不喪健順之良能不以客形之來去易其心不以客感之貞淫易其志所謂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也盡其生也異於禽獸之生則其死也異於禽獸之死全健順太和之理以還造化存順而沒亦寧其靜也異於下愚之靜則其

動也異於下愚之動充五常百順之實以宰百爲志繼而事亦述矣無他人之生死動靜有間而太和之絪緼本無間也○此上二章兼動靜生死而言動靜之幾盡性之事死生之故立命之事而一動一靜一屈一伸理所必有而通於一則一也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聚則見有散則疑無既聚而成形象則才質性情各依其類同者取之異者攻之故庶物繁興各成品彙乃其品彙之成各有條理故露雷霜雪各以其時動植飛潛各以其族必無長夏霜雪嚴冬雷霆人禽草木互相淆

雜之理故善氣恆於善惡氣恆於惡治氣恆於治亂氣恆於亂屈伸往來順其故而不妄不妄者氣之清通天之誠也

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散而歸於太虛復其絪縕之本體非消滅也聚而爲庶物之生自絪縕之常性非幻成也聚而不失其常故有生之後雖氣稟物欲相窒相梏而克自修治卽可復健順之性散而仍得吾體故有生之善惡治亂至形亡之後淸濁猶依其類

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

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
氣之聚散物之死生出而來入而往皆理勢之自然不
能已止者也不可據之以爲常不可揮之而使散不可
挽之而使留是以君子安生安死于氣之屈伸無所施
其作爲俟命而已矣
然則聖人盡道其閒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
氣無可容吾作爲聖人所存者神爾兼體謂存順沒甯
也神清通而不可象而健順五常之理以順天地之經
以貫萬事之治以達萬物之志皆其所涵存者不爲物
欲所遷而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守之使

與太和絪緼之本體相合無間則生以盡人道而無歉死以返太虛而無累全而生之全而歸之斯聖人之至德矣

彼語寂滅者往而不返

釋氏以滅盡無餘爲大涅槃

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

物滯於物也魏伯陽張平叔之流鉗魂守魄謂可長生

二者雖有間矣

徇生執有者尤拂經而爲必不可成之事

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皆不知氣之未嘗有有無而神之通於太和也○此章乃一篇之大指貞生死以盡人道乃張子之絕學發前聖之蘊以闢佛老而正人心者也朱子以其言旣聚而散散而復聚譏其爲大輪迴而愚以爲朱子之說反近於釋氏滅盡之言而與聖人之言異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則生之散而爲死死之可復聚爲生其理一轍明矣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遊魂者魂之散而游於虛也爲變則還以生變化明矣又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伸之感而屈生而死也屈之感而伸非旣屈者因感而可復伸乎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

而上卽所謂淸通而不可象者也器有成毀而不可象
者寓於器以起用未嘗成亦不可毀器敝而道未嘗息
也以天運物象言之春夏爲生爲來爲伸秋冬爲殺爲
往爲屈而秋冬生氣潛藏於地中枝葉槁而根本固榮
則非秋冬之一消滅而更無餘也車薪之火一烈已盡
而爲燄爲煙爲燼木者仍歸木水者仍歸水土者仍歸
土特希微而人不見爾一甑之炊溼熱之氣蓬蓬勃勃
必有所歸若釜蓋嚴密則鬱而不散汞見火則飛不知
何往而究歸於地有形者且然況其絪縕不可象者乎
未嘗有辛勤歲月之積一旦悉化爲烏有明矣故曰往

來曰屈伸曰聚散曰幽明而不曰生滅生滅者釋氏之陋說也儻如散盡無餘之說則此太極渾淪之內何處爲其翕受消歸之府乎又云造化日新而不用其故則此太虛之內亦何從得此無盡之儲以終古趨於滅而不匱邪且以人事言之君子修身俟命所以事天全而生之全而歸之所以事親使一死而消散無餘則謗所謂伯夷盜蹠同歸一邱者又何恤而不逞志縱欲不亡以待盡乎惟存神以盡性則與太虛通爲一體生不失其常死可適得其體而妖孽災眚姦回濁亂之氣不留滯於兩間斯堯舜周孔之所以萬年而詩云文王在上

於昭于天爲聖人與天合德之極致聖賢大公至正之
道異於異端之邪說者以此則謂張子之言非明睿所
炤者愚不敢知也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聚而成形散而歸於太虛氣猶是氣也神者氣之靈不
離乎氣而相與爲體則神猶是神也聚而可見散而不
可見爾其體豈有不順而妄者乎故堯舜之神桀紂之
氣存於絪縕之中至今而不易然桀紂之所暴者氣也
養之可使醇持之可使正澂之可使淸也其始得於天
者健順之良能未嘗損也存乎其人而已矣

○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

虛空者氣之量氣彌綸無涯而希微不形則人見虛空而不見氣凡虛空皆氣也聚則顯顯則人謂之有散則隱隱則人謂之無神化者氣之聚散不測之妙然而有迹可見性命者氣之健順有常之理主持神化而寓於神化之中無迹可見若其實則理在氣中氣無非理氣在空中空無非氣通一而無二者也其聚而出為人物則形散而入於太虛則不形抑必有所從來蓋陰陽者氣之二體動靜者氣之二幾體同而用異則相感而動

動而成象則靜動靜之幾聚散出入形不形之從來也易之爲道乾坤而已乾六陽以成健坤六陰以成順而陰陽相摩則生六子以生五十六卦皆動之不容已者或聚或散或出或入錯綜變化要以動靜夫陰陽而陰陽一太極之實體唯其富有充滿於虛空故變化日新而六十四卦之吉凶大業生焉陰陽之消長隱見不可測而天地人物屈伸往來之故盡於此知此者盡易之蘊矣

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

老氏以天地如橐籥動而生風是虛能於無生有變幻無窮而氣不鼓動則無是有限矣然則孰鼓其橐籥令生氣乎有無混一者可見謂之有不可見遂謂之無其實動靜有時而陰陽常在有無無異也誤解太極圖者謂太極本未有陰陽因動而始生陽靜而始生陰不知動靜所生之陰陽爲寒暑潤燥男女之情質乃固有之緼其絪緼充滿在動靜之先動靜者卽此陰陽之動靜動則陰變於陽靜則陽凝于陰一震巽坎離艮兌之生於乾坤也非動而後有陽靜而後有陰本無二氣繇動靜而生如老氏之說也

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遍反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

浮屠謂眞空常寂之圓成實性止一光明藏而地水火風根塵等皆緣妄現知見妄立執爲實相若謂太極本無陰陽乃動靜所顯之影象則性本淸空稟於太極形有消長生於變化性中增形形外有性人不資氣而生而於氣外求理則形爲妄而性爲眞陷於其邪說矣

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爲性

差愈於告子食色性也荀子性惡之論爾

不知本天道爲用
天卽道爲用以生萬物誠者天之道也陰陽有實之謂
誠
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
但見來無所從去無所歸遂謂性本眞空天地皆緣幻
立事物倫理一從意見橫生不覩不聞之中別無理氣
近世王氏之說本此唯其見之小也
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
等妄意而然
未能窮理知性而言天人之際是謂躐等

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

陰陽二氣充滿太虛此外更無他物亦無間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範圍也散入無形而適得氣之體聚為有形而不失氣之常通乎死生猶晝夜也晝夜者豈陰陽之或有或無哉日出而人能見物則謂之晝日入而人不見物則謂之夜陰陽之運行則通一無二也在天而天以為象在地而地以為形在人而人以為性性在氣中屈伸通於一而裁成變化存焉此不可踰之中道也

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

幻則是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陷於佛者如李翺張九成之流而富鄭公趙清獻雖賢而不免若陸子靜及近世王伯安則屈聖人之言以附會之說愈淫矣陷于老者如王弼注易及何晏夏侯湛輩皆其流也若王安石呂惠卿及近世王畿李贄之屬則又合佛老以溷聖道尤其淫而無紀者也

○氣坱然太虛

坱然猶言滃然充滿盛動貌徧太虛中皆氣也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

吹野馬者與

升降飛揚乃二氣和合之動幾雖陰陽未形而已全具殊質矣生物以息相吹之說非也此乃太虛之流動洋溢非僅生物之息也引此者言莊生所疑爲生物之息者此也

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

虛者太虛之量實者氣之充周也升降飛揚而無間隙則有動者以流行則有靜者以凝止於是而靜者以陰爲性雖陽之靜亦陰也動者以陽爲性雖陰之動亦陽也陰陽分象而剛柔分形剛者陽之質而剛中非無陰

柔者陰之質而柔中非無陽就象而言之分陰分陽就形而言之分柔分剛就性而言之分仁分義分言之則辨其異合體之則會其通故張子統言陰陽剛柔以槩之機者飛揚升降不容已之幾始者形象之所繇生也

浮而上者陽之淸降而下者陰之濁

天地之法象人之血氣表裏耳目手足以至魚鳥飛潛草木華實雖陰陽不相離而抑各成乎陰陽之體就其昭明流動者謂之淸就其凝滯堅强者謂之濁陽之淸引陰以偕升陰之濁挾陽以俱降其神之淸通者則貫徹乎其中而未有礙也

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感者交相感陰感於陽而形乃成陽感於陰而象乃著遇者類相遇陰與陰遇形乃滋陽與陽遇象乃明感遇則聚聚已必散皆升降飛揚自然之理勢風雨雪霜山川人物象之顯藏形之成毁屢遷而已結者雖遲久而必歸其原條理不迷誠信不爽理在其中矣教者朱子所謂示人以理是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

離明在天爲日在人爲目光之所麗以著其形有形則

人得而見之明也

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

無形則人不得而見之幽也無形非無形也人之目力窮於微遂見爲無也心量窮於大耳目之力窮於小

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

聚而明得施人遂謂之有散而明不可施人遂謂之無不知聚者暫聚客也非必爲常存之主散者返於虛也非無固有之實人以見不見而言之是以滯爾

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

明則謂有幽則謂無衆人之陋爾聖人不然

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矣

示人以可見者此而已矣

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

法象中之文理唯目能察之而所察者止於此因而窮之知其動靜之機陰陽之始屈伸聚散之通非心思不著

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盡心思以窮神知化則方其可見而知其必有所歸往則明之中具幽之理方其不可見而知其必且相感以聚則幽之中具明之理此聖人所以知幽明之故而不

言有無也言有無者徇目而已不斥言目而言離者目其靜之形致按成形則靜離其動之用也致按藏用於動蓋天下惡有所謂無者哉於物或未有於事非無於事或未有於理非無尋求而不得怠惰而不求則曰無而已矣甚矣言無之陋也致按此卽前章形不形之所從來也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卽氣則無無人之所見爲太虛者氣也非虛也虛涵氣氣充虛無有所謂無者致按先了邪陳白沙六經總在虛無裏詩云六經總在虛無裏方信虛無不是無

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

性天之旨盡于易易卦陰陽互相參伍隨時變易而天

人之蘊幽明之故吉凶大業之至賾備矣乾有六陽坤有六陰而其交也至屯蒙而二陽參四陰至需訟而二陰參四陽非陰陽之有缺也屯蒙之二陽麗於明四陽處於幽需訟之二陰處於明四陰處於幽其形而見者爲屯蒙其隱而未見者爲鼎革形而見者爲需訟隱而未見者爲晉明夷餘倣此變易而各乘其時居其位成其法象非所見者有所不見者無也故曰乾坤其易之蘊耶言易藏畜陰陽具足充滿以因時而成六十二象惟其富有是以日新有幽明而無有無明矣

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淺則據離明所得施爲有不得施爲無徇目而心不通妄則誣有爲無莊列淮南之流以之而近世以無善無惡爲良知者亦惟其淺而成乎妄也

○太虛爲淸淸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淸爲濁濁則礙礙則形

氣之未聚於太虛希微而不可見故淸淸則有形有象者皆可入於中而抑可入于形象之中不行而至神也反者屈伸聚散相對之謂氣聚於太虛之中則重而濁物不能入不能入物拘礙於一而不相通形之凝滞然也其在於人太虛者心涵神也濁而礙者耳目口體之

各成其形也凝而不能相通故隋欲止於其所便利而入己不相為謀官骸不相易而目不取聲耳不取色物我不相知則利其所利私其所私聰明不相及則執其所見疑其所罔聖人知氣之聚散無恆而神通於一故存神以盡性復健順之本體同於太虛知周萬物而仁覆天下矣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

天有光風霽月曀陰霾霧之異人有高明廣大庸沓鄙陋之殊其理一也

清極則神

不爲形礙則有形者昭明寗靜以聽心之用而淸極矣

神則合物我於一原達死生於一致絪縕合德死而不亡

故聚而有間如字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淸之驗與

不閒形中之虛也心之神居形之閒惟存養其淸通而不爲物欲所塞則物我死生曠然達一形不能礙如風之有牖即入笙管之音具達矣

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神故不行而至至淸而通神之效也蓋耳目止於聞見唯心之神徹於六合周於百世所存在此則猶曠窅之

墟空洞之籟無所礙而風行聲達矣此一章言存神爲
聖功之極致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
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名者言道者分析而名言之各有所指故一理而多爲
之名其實一也太虛卽氣絪縕之本體陰陽合於太和
雖其實氣也而未可名之爲氣其升降飛揚莫之爲而
爲萬物之資始者於此言之則謂之天氣化者氣之化
也陰陽具於太虛絪縕之中其一陰一陽或動或靜相
與摩盪乘其時位以著其功能五行萬物之融結流止

飛潛動植各自成其條理而不妄則物有物之道鬼神
有鬼神之道而知之必明處之必當皆循此以爲當然
之則於此言之則謂之道此二句兼人物言之下言性
心則專言人矣太虛者陰陽之藏健順之德存焉氣化
者一陰一陽動靜之幾品彙之節具焉秉太虛和氣健
順相涵之實而合五行之秀以成乎人之秉彝此人之
所以有性也原於天而順乎道凝於形氣而五常百行
之理無不可知無不可能於此言之則謂之性人之有
性函之於心而感物以通象著而數陳名立而義起習
其故而心喻之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覺乃發故

繇性生知以知知性交涵於聚而有間之中統於一心繇此言之則謂之心順而言之則惟天有道以道成性性發知道逆而推之則以心盡性以性合道以道事天惟其理本一原故人心即天而盡心知性則存順沒寧死而全歸于太虛之本體不以客感雜滯遺造化以疵纇聖學所以天人合一而非異端之所可溷也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陰陽相感聚而生人物者為神合於人物之身用久則神隨形敝敝而不足以存復散而合於絪緼者為鬼神自幽而之明成乎人之能而固與天相通鬼自明而返

乎幽然應乎人之能抑可與人相感就其一幽一明者言之則神陽也鬼陰也而神者陽伸而陰亦隨伸鬼者陰屈而陽先屈故皆爲二氣之良能良能者無心之感合成其往來之妙者也凡陰陽之分不可執一言者類如此學者因所指而詳察乃無拘滯之失若謂死則消散無有則是有神而無鬼與聖人所言鬼神之德盛者異矣

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

至誠體太虛至和之實理與絪縕未分之道通一不二是得天之所以爲天也其所存之神不行而至與太虛

妙應以生人物之良能一矣如此則生而不失吾常死而適得吾體迹有屈伸而神無損益也

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日月雷風水火山澤因神化之所爲而亦氣聚之客形或久或暫皆已用之餘也而况人之耳目官骸乎故形有屈伸而神無幽明之異語寂滅者不知不亡之良能執有徇生者據糟粕爲常其迷均矣

○天道不窮寒暑也衆動不窮屈伸也

寒已而暑暑已而寒循環而如相反四時之行生殺之用盡此矣蓋一氣之嘘吸也屈者屈其所伸伸者伸其

所屈伸動之變不能離此二用動靜語默喜怒行藏之變盡此矣蓋二氣之舒斂也

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一噓一吸一舒一斂升降離合於太虛之中乃陰陽必有之幾則鬼神者天之所顯而卽人之藏也靜以成形鬼之屬也而可以迎神而來動而成用神之屬也而將成乎鬼以往屈伸因乎時而盡性以存神則天命立於在我與鬼神合其吉凶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

陰陽未分二氣合一絪緼太和之眞體非目力所及不

可得而見也

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

其合一而爲太和者當其未成乎法象陰陽之用固息也

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虛必成實實中有虛一也而來則實於此虛於彼往則虛於此實於彼其體分矣止而行之動動也行而止之靜亦動也一也而動有動之用靜有靜之質其體分矣聚者聚所散散者散所聚一也而聚則顯散則微其體分矣清以爲濁濁固有清一也而清者通濁者礙其體

分矣使無一虛一實一動一靜一聚一散一淸一濁則可疑太虛之本無有而何者爲一惟兩端迭用遂成對立之象於是可知所動所靜所聚所散爲虛爲實爲淸爲濁皆取給於太和絪縕之實體一之體立故兩之用行如水唯一體則寒可爲冰熱可爲湯於冰湯之異足知水之常體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

陰陽合於太和而性情不能不異惟異生感故交相訢合於既感之後而法象以著藉令本無陰陽兩體虛實淸濁之實則無所容其感通而謂未感之先初無太和

亦可矣今既兩體各立則溯其所從來太和之有一實顯矣非有一則無兩也

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毁則無以見易

聖人之存神本合乎至一之太虛而立教之本必因陰陽已分剛柔成象之體藴以繇兩而見一也乾之六陽坤之六陰健順之德具足於法象故相摩相盪成六十二卦之變易以盡天下之亹亹若陰陽不純備乎乾坤則六十二象之往來者何所從生耶其何以見易乎聖人成天下之盛德大業於感通之後而以合絪縕一氣和合之體修人事卽以肖天德知生卽以知死存神卽

以養氣惟於二氣之實兼體而以時用之爾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散殊

游氣氣之遊行也卽所謂升降飛揚紛擾者無心之化無擇於施陰陽老少互相遇而無一成之軌乾坤立而六子五十六象多寡消長之無典要成天下之至賾乃其象矣合者陰陽之始本一也而因動靜分而爲兩迨其成又合陰陽於一也如男陽也而非無陰女陰也而亦非無陽敔按如氣血魂魄之屬男女畢具是陽必具陰陰必具陽也以至於草木魚鳥無孤陽之物亦無孤陰之物唯深於格物者知之時位相得則爲人爲上知不相得則爲禽獸爲下愚要

其受氣之游合兩端於一體則無有不兼體者也

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義者居正有常而不易之謂陰陽不偏循環不息守正以待感物得其宜爲經常不易之道此仁義中正之理所從出曰誠曰无妄曰不息曰敦化皆謂此也然則萬殊之生因乎二氣二氣之合行乎萬殊天地生生之神化聖人應感之大經槩可知矣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

易繫傳文

神易無方體

易繫傳云神無方而易無體無方者無方而非其方無
體者無體而非其體屈伸不異明矣

一陰一陽

繫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一一者參伍相雜合而有辨
也卦或五陽一陰或五陰一陽乃至純乾純坤而陰陽
竝建以爲易之蘊亦一陰一陽也則陰陽之不以屈伸
而息亦明矣

陰陽不測

繫傳云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測者乘時因變初無定體
非幽明異致陰陽分界如邵子四方八段之說亦非死

此生彼各有分段如浮屠之言明矣

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非天之有異乃日月出沒而人之離明有得施不得施之別爾日月寒暑之兩行一陰一陽之殊建人以覩其明定其歲而謂之爲方體實則無方無體陰陽不測合同於絪緼而任其變化乃神易陰陽之固然也晝夜分兩端而天之運行一生死分兩端而神之恆存一氣有屈伸神無生滅通乎其道兩立而一見存順沒寧之道在矣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

氣之屈伸往來一也

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

寤則魂交於明寐則魂交於幽神固未嘗亡也

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

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

魂交者專指寐而言身內爲幽身外爲明生物者客形

爾暫而不常還原而忘其故故如夢秋冬斂物之精適

得太虛絪緼之體故如寐之返於眞也晝爲生夜爲死

氣通乎晝夜者合寤寐而如一故君子無不正之夢而

與寤通理此篇之旨以存神而全歸其所從生之本體

故以秋配晝寤以春配夜夢而下章推物欲之所自出唯不能通夜于晝而任魂交之紛紜故有發無斂流於濁而喪其淸皆隨氣遷流神不存而成貞淫交感之勢也○舊與下通一章今按文義分爲二章

○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

湛瀲瀲而靜正也感而生游氣交感而人資以生也言太和絪縕爲太虛以有體無形爲性可以資廣生大生而無所倚道之本體也二氣之動交感而生凝滯而成物我之萬象雖即太和不容已之大用而與本體之虛湛異矣

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以氣化言之陰陽各成其象則相爲對剛柔寒溫生殺必相反而相爲仇乃其究也互以相成無終相敵之理而解散仍返於太虛以在人之性情言之已成形則與物爲對而利於物者損於己利於己者損於物必相反而仇然終不能不取物以自益也和而解矣氣化性情其機一也

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

相反相仇則惡和而解則愛陰陽異用惡不容已陰得陽陽得陰乃遂其化愛不容已太虛一實之氣所必有

之幾也而感於物乃發爲欲情之所自生也
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閒其神矣夫
愛惡之情無端而不暫息者卽太虛之氣一動一靜之
幾物無不交則情無不起益亦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
存神以合湛則愛惡無非天理矣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
大同必有小異
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
若使但依種性而成則區別而各相肖唯聚而成散而
毀既毀而復聚一唯陰陽之變合故物無定情無定狀

相同而必有異足知陰陽行乎萬物之中乘時以各效全具一絪縕之體而特微爾

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一氣之中二端既肇摩之盪之而變化無窮是以君子體之仁義立而百王不同法千聖不同功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

生而榮如糟粕之含酒醴死而稿如酒醴盡而糟粕存其究糟粕亦有所歸歸於神化

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

神之有其理在天爲道凝於人爲性易變易也陰陽摩

盪八卦與六十四象成各有時位錯綜而陰陽剛柔仁義之體立皆神之變易也互相易而萬物各成其形色變易之妙健順五常之用爲之故聖人存神以盡性而合天敵按神無方易無體神即其方易即其體

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爲不一也

心函絪緼之全體而特微爾其虛靈本一而情識意見成乎萬殊者物之相感有同異有攻取時位異而知覺殊亦猶萬物爲陰陽之偶聚而不相肖也

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絪緼二端而已

絪緼之中陰陽具足而變易以出萬物並育於其中不

相背而各成形色隨感而出無能越此二端人心萬殊操縱取舍愛惡慈忍一唯此陰陽之翕闢順其理則爲聖從其妄則爲狂聖狂之分在心幾變易之間非形色之有善惡也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

敬按此節言天人合一之原故下文以天與人交勝發明其感通

此言聖人存神之妙物無不相感應之理其出而加乎物物入而應乎己用無不利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之妙藴繇萬物之生成俱神爲之變易而各含絪縕太和之一氣是以聖狂異趣靈蠢異情而感之自通有不測

之化焉萬物之妙神也其形色糟粕也糟粕與而神用同感之以神而神應矣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

氣者天化之撰志者人心之主勝者相爲有功之謂唯天生人天爲功於人而人從天治也人能存神盡性以保合太和而使二氣之得其理人爲功於天而氣因志治也不然天生萬殊質偏而性隱而因任糟粕之嗜惡攻取以交相競則濁惡之氣日亦塞於兩間聚散相仍災眚凶頑之所繇彌長也

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

也

堯舜在上而下民有昏墊之咨其時氣偶不順於是聖人憂勤以相天之不足氣專於偏戾而聖人之志在勝天不容不動也地平天成鳳凰來儀則聖人勝天之功用成而天爲之動矣人物之生皆絪縕一氣之伸聚雖聖人不能有所損益於太和而一氣既分吉凶善不善以時位而不齊聖人貞其大常存神以御氣則爲功於變化屈伸之際物無不感而天亦不能違之此聖道之所自立而異於異端之徇有以私一己滅有以忘天下之詖辭也敔按此言氣動志志動氣猶言天勝人人勝天也今孟子大全集[illegible]以釋本文失其旨矣

張子正蒙注卷一下

衡陽王夫之譔

參兩篇

此篇備言天地日月五行之理數理本於一而通極於萬變以因象數而見理之一原但所言日月疾遲與曆家之言異太祖高皇帝嘗譏其非天象高遠不能定其孰是而以二曜南北發斂遲疾例之則陽疾陰遲之說未可執據愚謂在天者卽爲理不可執理以限天正蒙一書唯此爲可疑善讀者存之以待論可也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天一地二陽之爻函三爲一而奇陰之爻得三之二而偶偶則分奇則合在天者渾淪一氣凝結爲地則陰陽分矣植物有剛柔之殊動物有男女之別效者效著以成形也法者物形之定則凡山川金石草木禽蟲以至於人成乎形者皆地之效而物之法則立焉兩者之分不可强而合矣若其在天而未成乎形者但有其象絪緼渾合太極之本體中函陰陽自然必有之實則于太極之中不昧陰陽之象而陰陽未判固即太極之象合而言之則一擬而議之則三象之固然也性以理言有其象必有其理惟其具太和之誠故太極有兩儀兩儀

合而爲太極而分陰分陽生萬物之形皆秉此以爲性
象者未聚而清形者已聚而濁清者爲性爲神濁者爲
形爲法此章引伸周易參天兩地之說而推其所以然
之理而君子因有形之耳目官骸卽物而盡其當然之
則進退舒卷各有定經體無形有象之性以達天而存
其清虛一大之神故存心養性保合太和則參兩相倚
以起化而道在其中矣

○一物兩體氣也

絪縕太和合於一氣而陰陽之體具於中矣

一故神張子自註兩在故不測

神者不可測也不滯則虛善變則靈太和之氣於陰而在於陽而在其於人也合於虛而行於耳目口體膚髮之中皆觸之而靈不能測其所在

兩故化張子自註推行於一

自太和一氣而推之陰陽之化自此而分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原本於太極之一非陰陽判離各自孳生其類故獨陰不成孤陽不生既生既成而陰陽又各殊體其在於人剛柔相濟義利相裁道器相需以成酬酢萬變之理而皆協於一

此天之所以參也

自其神而言之則一自其化而言之則兩神中有化化不離乎神則天一而已而可謂之參故陽爻奇一合三於一陰偶--分一得二陽爻具陰陰爻不能盡有陽也分則與太極不離而離矣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

此言天者天體之也聚而成形者謂之陰動而有象者謂之陽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渾天之說如此

恆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

恆星三垣二十八宿之經星此言不動謂其左旋者天體也然以北斗迴指言之抑未可通

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

并包乎地言居地之外與地爲體而同轉以經星屬天以七政屬地乃張子之𠛬說

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閒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

所繫辰象謂日月五星也七政隨天左旋以遲而見爲右轉張子盡破麻家之說未問孰是而謂地亦動而順天以旋則地之不旋明白易見竊所未安

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

右行最速左行最緩也

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恆星不動

以外景內暗離卦之象推之故曰其質本陰不純繫乎天者謂并包乎地也

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咸可知矣未詳

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

謂根本五行者木火水金皆依土而生者也行最緩以不及天而行如左旋之說則其行於七政為最速不純繫乎地二十八歲而其行始不及天一周幾與天同其

健行矣

火者亦陰質爲陽萃焉然而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

陽萃者陽聚於外而含陰也其遲差日一倍二歲而一

周天

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

之象也

辰十有二次也日月交者一月則易一次而交之說與

厤家異厤家以象起數此以理論數此其所以異乎

○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

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恆星昏曉之

變

此直謂天體不動地自內圜轉而見其差於理未安

愚謂在天而運者唯七曜而已

即所謂繫乎地而不繫乎天也繫乎地故與地偕動遲緩但因其性爾

恆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恆星河漢回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

左當作右謂地氣圜轉與厤家四游之說異

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

太虛至淸之郛郭固無體而不動而坱然太虛之中虛

空卽氣氣則動者也此義未安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處其中者謂日月五星其說謂七曜亦隨天左旋以行遲而不及天人見其退遂謂右轉與厤家之說異未詳孰是而與前地旋而見天之左抑不相通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天無體太和絪緼之氣爲萬物所資始屈伸變化無迹而不可測萬物之神所資也聚而爲物地其最大者爾踰謂越此而別有也地不能越天之神而自爲物成地

者天而天且論浹於地之中本不可以相配但人之生也資地以生有形乃以裁神則就人言之地之德可以配天爾知此則抗方澤之祀於圜丘仲毋斬衰之服以齊於父徇形重養而不恤義後世所以淪乎幽而成乎亂也張子之論辟矣

○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一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

月令言天氣下降地氣上升謂氣也此則言形隨氣而升降未審然否

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

謂冬至以後地日漸下去日漸遠而晝長夏至以後地日漸高去日漸近而晝短與日行南北二陸之說異處謂天地之間空曠盈謂天地相近而氣充滿

此一歲寒暑之候也

謂地高近日則暑地下遠日則寒不用南北二陸遠近之說

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

以潮驗地之升降謂地升則潮落地降則潮生地有一歲之大升降又有一晝夜之小升降也其謂寒暑因地之升降皆自此測之乃水亦地中之一物故謂土爲四

行根本而水必比地以安則未可以水之盈虛驗地之
升降矣
然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此說又與上異水之盈虛與月相感使誠因乎此則非
地之升降矣不及專家之學以渾天質測及潮汐南北
異候驗之之爲實也故按質測之說出近日厤家謂據法象以質實測之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
日火之精也火內暗而外明離中陰也月水之精也水
內明而外暗坎中陽也日月不可知以水火坎離測之
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爲之蝕矣

謂日精月魄交射而易其外見之陰陽故光爲之奪與

厤家之說異厤說爲尤

○虧盈法

謂月晦朔弦望虧盈之理

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初終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此說未詳虧盈之故曉然易知沈存中之說備矣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爲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位謂定位而成質也不受日之精精相食則光亦不受

坎外之陰不爲陽易也此以理推度非其實也天者理所自出在天者卽爲理執理以測之必有所室矣日月食自以厯家之說爲允但闇虛之說疑不可從爾

○日月雖以形相物

因其形而各謂之一物

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

日施光而月受之施者健受者順也所以謂日陽而月陰道取諸此

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謂星亦受日光近天文家亦有云然者然以太白晝見

驗之與月之在晝而暗者異則說亦難通金水受光于日火以鏡及止水驗之亦物理之一端而已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

精者陰陽有兆而相合始聚而爲淸微和粹含神以爲氣母者也苟非此則天地之間一皆游氣而無實矣互藏其宅者陽入陰中陰麗陽中坎離其象也太和之氣陰陽渾合互相容保其精得太和之純粹故陽非孤陽陰非寡陰相函而成質乃不失其和而久安

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

互藏之精相得而不舍則其相生也不窮固與太虛之

太和通理天下不變故日月亦不變

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緼相揉

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

此則就分陰分陽各成其氣以主羣動者言也循環迭至時有衰王更相爲主也聚散相盪聚則成而盪其散者之弱散則游而盪其聚者之滯也升降相求陰必求陽陽必求陰以成生化也絪緼相揉數本虛淸可以互入而主輔多寡之不齊揉雜無定也二氣所生風雷雨雪飛潛動植靈蠢善惡皆其所必有故萬象萬物雖不得太和之妙而必兼有陰陽以相宰制形狀詭異性情

區分不能一也不能一則不能久
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
謂之何哉
屈伸無方者生死之所以不恆而聚散不能仍復其故
也運行不息則雖不復其故而伸者屈屈者必伸也鼓
動於太虛之中因氣之純雜而理之昏明彊柔性各別
矣故自風雷水火以至犬牛蛇虎各成其性而自爲理
變化數遷無一成之法則也以此論之太和未分之前
初得其精者日月也陰陽成質以後而能全其精者人
也人之所以繼天立極與日月之貞明同其誠而不息

能無喪焉斯聖矣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此上二節皆因易日月得天而能久照之義而推言之自然者有自而然也陰陽合而各有良能神氣凝而爲精此日月之所自而能久照者與太虛保合太和於無聲無臭之中者同其理故曰得天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

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天氣一周一歲之朔十二止得三百五十四日有奇不盡者氣盈朔虛也置閏者所以

合月於日

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合朔之法以日月爲朔望之準用推閏餘乃使分秒之積不差如穀梁子晦食食既朔之說及四分三統諸曆有經朔無定朔皆不知而作也此法今曆爲密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德謂性情功效性情者其所自據之德功效者見德於物也遂發生成物閉收藏自成凡發生暢遂皆陽之爲而用夫陰收斂成形皆陰之爲而保其陽天地水火四時百物仁義禮樂無不然者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

天地之化人物之生皆具陰陽二氣其中陽之性散陰之性聚陰抱陽而聚陽不能安於聚必散其散也陰亦與之均散而返於太虛

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雨雲皆陰也陰氣迫聚於空虛而陽不得下交陽爲陰累矣然陽不久困持于上而使陰不升陰勢終抑而雨降陽乃適矣陰氣緩聚而欲升與陽不相亢而相入以相得也則陽因其緩而受之以其從容漸散輕清不聚者爲陽雖含陰氣亦陽也其聚於地中與地爲體者爲陰雖含陽氣亦陰也凡陰陽之名義不一陰亦有陰陽

陽亦有陰陽非判然二物終不相雜之謂
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
陰氣上升初尙輕微無形無象陽氣欲散之而驅之太驟則陰弗能卽與相得而相保以聚有爲雨之勢故曰斂聚然多不雨彌久而後交於陽故曰未散前言飄揚而升者倐起旋滅之雲此言班布太虛者彌亘不散之雲也
凡陰氣凝聚
凝聚於地上也地天之際人物之區陰陽往來之衝氣爲尤厚天氣渾淪入有入無一也而入有者以有礙而

雜散則氣聚於其閒輪屯紛遝天氣舒緩以入地氣得之相挾以聚因互相凝結卽陽氣亦以聚而成陰矣陰陽有定性而無定質也故獨言陰而不言陽

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

內地中也陰氣在外錮之迫而怒發震二陰錮一陽於內雷從地出之象

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

外地上空界也空而無礙可恣其游衍周旋不舍八風相報也巽二陽在一陰之上風行地上之象

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

聚陰聚也陰之所聚陽所不得而出入也遠則風大而緩近則風小而暴虛則雷易出而小實則雷難出而暴

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

雨雪則陰降入地中而任陽之出入和而散其聚矣霜露又其微而緩者

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

陽急欲散而陰之凝結益固然其勢必不能久聚激爲戾氣曀霾而後散焉戾氣雹類

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陰之必聚其性然也聚之緩而不惜散則風雨應候而

不怙結以成戾風一雨時則寒暑有節而正矣此章言雷風雲雨之化精極理勢於篇中尤備矣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輕清上浮者陽也而有象有形聚者爲陰出地而有實者陰也而形無固形究歸於散爲陽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非判然兩分而不相合也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

陽氣積習於地中盈而後奮

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與

德盛於中故神化疾速於雷霆可驗如伊尹樂堯舜之

道一介無非道義故一出而伐夏救民莫之能禦其所
從來者盛也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
得
大小昏明各如其量而止
施者所應無窮
容光必照遠而不禦
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與
形則限於其材故耳目雖靈而目不能聽耳不能視且
見聞之知止於已見已聞而窮於所以然之理神則內

周貫於五官外泛應於萬物不可見聞之理無不燭焉
天以神施地以形應道如是也地順乎天則行無獨耳
目從心則大而能化施者爲主受者爲役明乎此則窮
神合天之學得其要矣此上二章因天化以推心德之
主宰尤學者所宜盡心也
○木曰曲直能卽曲而反伸也
既曲可伸伸抑可曲
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
從者不易其質革者其形可變能從能革具斯二德此
云不能自反於義未安

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

水火有質而勝用在氣氣故可旁達與金木之用止於形中異矣與陰陽升降者以陰陽升降爲體也土不得制者不受命於土也炎以散寒潤以解燥與上升下燥各爲二德此獨就上下釋之

木金者土之華實也

木者土之敷榮金土之結而堅者爾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當作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

燥之反流而不耗益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

漬而生然而不離惟其中有水火之性也水火之交謂水火之氣與陰陽升降融徹土中故土感其氣合同而化以發生浮華以此知土中具有燥濡之性爲水火所資生雖不能制自包函之燥者土函火濡者土函水木受水火之氣故浮金乃水火之精所結故實相待謂金有津潤還可生水燧鏡還可生火交相待以生不相害謂水火不能毀金火雖爍金而金反流流者生動之機火既去仍無所耗若水則終不損金也際者兩相接而成之謂水濡之火燥之土堅實而成金

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始生於土終歸於土神有往來土受之而成形

地之質也

地一土而已木金皆其所生水火依之而成

化之終也

二氣變化至形成而止矣

水火之所以升降

火依地而升水依地而降下徹黃壚炎潤之性在焉故

無依空之水火離土依空則息

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水火木金皆與土爲體則萬彙之生有形有質土皆兼
體而不遺矣洪範之言五行以人事言利用厚生之資
故於土但曰稼穡若自天化而言卽地也四行所不得
抗也周子太極第一圖太極之本體第二圖陰陽二氣
天之蘊也第三圖五行順布地之撰也第二圖陰陽分
左右而中有太極陰陽分體太極而太極自不雜在天
之極也第三圖位土於中周行水火木金而別無太極
明土爲在地之極也土不待水火而生而水火依土木
金土之華實非土外之有木金張子此論究極物理與
周子脗合而術家之言謂火生土木克土者其陋明矣

蓋嘗論之天以神御氣地以氣成形形成而後五行各著其體用故在天唯有五星之象在地乃有五行之形五氣布者就地而言若七曜以上之天極於無窮之高入於無窮之深不特五行之所不至且無有所謂四時者然則四時之行亦地天之際氣應所感非天體之固然矣人生於天地之際資地以成形而得天以爲性性麗於形而仁義禮智著焉斯盡人道之所必察也若聖人存神以合天則渾然一誠仁義禮智初無分用又豈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因感而隨應者然下學上達必循其有迹以盡所得爲而豁然貫通之後以至誠合

天德固未可蹤等求也

○氷者陰凝而陽未勝也

氷當作水水本以陽爲質而依於土之至陰比而不離

一陽在陷而不能勝陰終與地爲體而成乎陰

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

火本以陰爲質而麗於陽木以發其光燄然其中含陰

暗終不盡失其性則固繫乎地而不屬乎天

火之光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

蒸謂身之煖氣陽散陰聚陽施陰受精含于內氣發于

外故人知日火之炎明而不知其中之暗知煖氣之蒸

爲炅熱而不知其中之寒素問曰陽虛故外熱得此旨矣君子之自居德務保其精而知人之明不取其外浮之氣悉此理也

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

坎離其象也皆以陽爲主君子詞也

張子正蒙注卷一下終